

益阳市文史资料 第六集

目 录

-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珞珈山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讲授
《论持久战》的情景回忆……………龙叔韬（1）
- 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
——回忆冯玉祥将军在益阳的一次抗日讲演
……………奚范章（4）
- 辛亥革命前后的曾传范……………曾纪勋（7）
- 辛亥革命先驱者陈汉卿……………黄祖同 陈遂江（18）
- 我随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刘旦生（24）
- 益阳和平解放始末记……………陈乐群整理（29）
- 一九四七年大渡口码头罢工始末……………赵 鸿整理（43）
- 四十年代活跃在益阳的五师幼草文艺社……………黄子奇（46）
- ✓日寇侵犯益阳暴行片段……………刘昌林（54）
- 曹明阵的发迹与覆灭……………殷光谦（56）
- 解放前益阳新闻事业概述……………龚 宽（62）
- 、益阳教济院简介……………龚 宽（67）
- 、解放前夕的信义医院……………陈伯平（73）
- 、益阳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
——桃花仑信义小学……………蔡范宏（76）
- 地方人物小传** 周则顺事略……………陈翊荣（79）
忆先父李星鹄……………李暄晖（89）

地方掌故与文献	白鹿含花的传说.....莫岳生 (95)
	白鹿古寺的兴废.....市文化馆供稿 (99)
	福星宫与赵申乔.....于勤 (101)
	《仙童志》记述.....蔡济湘 (103)
	乡贤遗诗选抄(一).....姚松泉 (105)
编后..... (109)	

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珞珈山 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讲授 《论持久战》的情景回忆

龙叔 稿

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抗日战争全面展开。在华东主力战场方面，上海、南京相继失陷。到一九三八年五月，日寇沿长江两岸步步深入，企图攻取武汉。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整顿部队，鼓励士气，于一九三八年七月，在武汉珞珈山设中央军官训练团，召集华东、华南国民党部队团级军官受训。计划重新调整战略战术，为下一步作战作好准备。我从浙江新登前线调来参加受训，时间一个月。

武汉的七月，天气格外闷热。虽然东湖比较凉爽，但武汉旧式简陋的建筑，显得有些拥挤。那里的学校早已停办，我们就在体育场搭起临时讲台，各人带小凳子，露天坐地听课，一切都很简单艰苦。训练团团长万耀煌是保定军校的一位军官。他对训练也拿不出什么计划，每天只是安排学员搞小组讨论。大家只是把前段作战经验教训，作作总结，对上面指挥缺点发发牢骚而已。当时国民党由于形势紧张，来不及多派人抓训练工作，因此学员没精打采，搞不出什么名堂。

当时周恩来副主席适在武汉工作，万耀煌就邀请他来团演讲。一天，大家兴奋地集合在体育场等候。万团长带领干部到校外欢迎，随即陪同周副主席来到体育场。大家热烈鼓掌欢迎。周副主席身着灰色中山服，头戴小型草帽，神采奕奕。走上讲台后，把草帽放在桌上，向学员一再鼓掌致意。学员们又是一阵掌声之后，演讲开始了。学员们全神灌注地静听，周副主席表情严肃而又和蔼，显出一种乐观愉快的心情，略带苏北口音，开始讲授《论持久战》。

他首先介绍了《论持久战》是毛主席集中全党智慧对抗日战争提出的总的战略方针，提出了战争必然要经“战略退却、战略相持、战略反攻”三个阶段，得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光辉论点。他从战争性质、敌我双方力量、地理条件、国际国内形势等方面阐述这一论点的无比正确。说得我们学员都精神焕发，勇气倍增，那种没精打采的情绪一时烟消云散了。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时，周副主席说：目前有人对抗战存在两种错误思想，一是盲目乐观，认为日本是小国，经不得打，平型关和台儿庄两仗不是就把它打得昏头转向吗？一是消极悲观，认为日本工业发达，我国是小农业生产，打它不赢，只能做它的附庸。这两种思想是我们抗战的最大阻力，我们要坚决彻底肃清这种错误思想。周副主席深入浅出地举了很多例证，详尽阐述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意义，科学地分析了战争的发展规律，把上述两种错误思想驳斥得体无完肤。当时，我一边听，一边就在默作自我批评。周副主席最后说，几十年来，列强侵略中国，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，它从甲午战争起，就侵犯我国的领土和主权，且得寸进尺，这次又乘机进犯，妄想称霸世界。目前我国半壁大好河

山，已沦敌手，日寇所到之处，大肆屠杀中国人民，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要厉害。这次抗战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我们一定要把日寇赶出去，收复我们的神圣领土和主权，这一光荣伟大而艰巨的责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。同志们都是抗日的骨干和中坚，奋勇前进吧！抗战的最后胜利，祖国的光明前途，正在等着我们去争取……。

周副主席话音刚落，大家肃然起立，热烈鼓掌，大有气撼山岳，盛况空前之慨，从那次讲演以后，学员精神振奋，对抗战胜利前途，充满了信心和决心，顺利地完成了训练任务，愉快地重返前线。

时间过去四十多年，现在回忆那次精辟的讲话，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，如在目前，至今感到亲切和幸福。

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

——回忆冯玉祥将军在益阳的一次抗日演说

姜 范 幸

今年（一九八二年）是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。为了纪念这位爱国的抗日反蒋名将，报刊上登载了关于他生前的一些轶事，也勾起了我对冯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之情，想起了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一件难忘的往事——他在益阳的一次抗日演说。

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，冯将军来到了湖南省益阳县城。因为民心要抗日，老百姓争相传颂冯玉祥到来的消息。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的红绿标语。记得是一个骄阳暖照的大晴天，全县各界齐集老城西面鲁肃堤边的公共体育场开欢迎大会。参加大会的有各公法团体、机关、学校、城乡居民好几万人。那时候我是个学生，也随学校队伍参加了这次大会。

开会的那天可说得是盛况空前。会场里人头攒动，都渴望一睹这位力主抗日的将军的风采为幸事。人们原以为冯玉祥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来时一定是高头大马，随从如云。谁知首先入场的是每人背着一长条木凳的百来个士兵。这支背木凳的小队伍走完后，一个兵肩上扛着棵小树过来了，跟在后面的是当地的一群穿长大褂和中山装的知名人士，他们簇拥着一个士兵模样的人入场了。到会的人

们纷纷议论开了：这就是冯玉祥啊！他的朴质、正直、潇洒的风度使人赞叹不已。

欢迎大会开始了。主持大会的人说了一通民众听不清也听不懂的念词。接着请冯玉祥将军演说。这时，几万双眼睛都注视着前方主席台的正中。冯玉祥将军魁梧的身材，紫酱色的面庞，乌黑的头发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脚穿青色布鞋，身着一套洗晒发白了的草绿色军装，神采奕奕地向群众挥手。我们学生队伍离主席台较近，看得很清，这形象至今记忆犹新。那些背长凳的士兵，把长凳放在靠近主席台的前面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这些木凳的用场，原来是让婆婆老老坐的。

冯玉祥将军演说的时间并不长，说得通俗易懂，他援用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孔融被收后他的两个儿子说的：“岂见覆巢之下，复有完卵乎？”的典故。冯将军抛弃了原义，把这个成语活用为整体复灭，个体自然不能幸存的这个新的比喻义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。我记得当时他左手握住士兵扛来的那棵小树，右手托着一个草编的鸟窝，把鸟窝安放在树枝交叉处，再从鸟窝里掏出几只鸡蛋来，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。他把树比作国，把窝比作家，把蛋比作生命，把握住树的手比作捍卫国家的人，他号召人人动手来捍卫我们的国家。他严肃地说，先有国然后才有家，才有生命。他用他的大手紧握住的那棵树比喻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国遭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都要用双手来保卫它，那就是起来抗日，如果不抗日，这时他把手一松，树倒了，窝摔了，蛋砸了。他就是这样用通俗的语言，形象的比喻，来说明抽象的道理，使民众懂得了不抗日就会

遭致亡国、亡家、亡命的后果。冯玉祥将军演说完毕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抗日口号此起彼伏。从这以后，益阳民众的抗日热潮与日高涨了。我记得我们学生还沿家沿户收破铜烂铁支援兵工，参加孩子剧团作抗日宣传，以及“七七献金”等。

事情过去四十四年了，冯玉祥将军当时演说的风度，现在还浮在我的脑海里。冯将军生前替人民办了好事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。在他诞生一百周年之际，我写了这段回忆，聊申怀念之情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

辛亥革命前后的曾传范

曾 纪 勳

曾传范，字绍欧，一八八四年（清光绪十年）出生于湖南益阳市东门外河岸的一个船户之家。一九五二年八月十日，病逝益阳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出生前三月，父去世。他是遗腹子，由母亲郭氏艰苦抚养。他们同胞兄弟六人。

六七岁时，大哥随同行商在四乡贩卖百货，二哥则去投军，三哥上了一艘民船作水手，继承父业。凭着他们的些许接济，家庭生活略有改进，使他这位最小的胞弟，就能进入蒙馆，读书识字。十四五岁时，四哥已去一家皮蛋行作长工；五哥作“扎排”学徒，他的臂力最强，做学徒，也能获一份工资，乃将全部收入，一文不花地交给母亲。于是寡母郭氏与幼子传范，已不虞饥饿。传范也更自发奋。

十五岁，投入本县名经师张缉熙老先生的经馆就读，立即得到张老师的赏识。张老师虽只是一名老秀才，一生以授课为业，却具有新思想。他这经馆里，前人如顾亭林、黄黎洲、近人如梁启超、严复、谭嗣同的书籍，都有流传。此时，传范思想上，受到了启蒙教育。

一九〇四年，传范去长沙，参加了黄克强（兴）领导的华兴会。华兴会原定于慈禧太后寿庆之日，在长沙首先起义。不幸因湘潭的机关被清廷先行侦破，以致功败垂成。长沙的总机关被围捕，幸主要人物都已走脱。传范逃回益阳，县里也无人知道他是华兴会员。

一九〇五年新春过后，再去长沙，知道黄克强先生已去日本，而各地的革命运动，已日趋蓬勃。恰是，广西巡防营统领湘人郭人漳创办随营学堂，招募湖南子弟入营。郭人漳与黄克强有旧，这是华兴会员都知道的。传范即决定去桂林，投笔从戎。以前黄克强曾面告过，革命的力量，有赖于新军与会党。这时候，在长沙友人家遇到了葛谦（诞麟、湘乡人），这位有狂士之称的书生，对黄克强不胜景仰，与传范一见如故，两人就结伴一同赴桂林投军，郭人漳表示极为欢迎。

同年十一月，黄克强果然来到了桂林，且是郭人漳的座上客。原来，六月间，华兴会已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及其他的几个革命团体，合并组成了同盟会。共推孙中山先生为会长，黄克强为庶务长。会长远行时，即由庶务长代行会长职务，黄克强来到郭营，就在郭营召开同盟会，黄克强主盟，所有原来的华兴会员以及新收的革命志士，一同入盟，从此即为同盟会会员。当时入盟的，有林虎、梅雪仙、谭道源、赵新民、谭二武、杨锐锋、雷士飙等八十余人。传范与葛谦更是实际负责奔走的干员。

有了这多的会员，黄克强满怀希望，以为可用巡防营为主力，加上陆军小学的力量，即可在桂林起义，正是登高一呼，万山皆应。湖南、广东、江西、贵州等省的革命力量，必也闻风而起。可惜，由于当时内部意见尚未统一，因而拖延了起义的时间。

黄克强在桂林停留了三个多月，直到明瞭起义无望，才不得不转赴龙洲，再转越南而终于留在香港，指挥同盟会南方支部。孙中山先生为了筹募革命经费，经常在海外，会务

须由庶务长处理。

黄克强离开桂林之后，桂林起义更成泡影。葛谦再也忍耐不住，便只身东渡日本。桂林的同盟会，仅由传范保持有限度的活动。一九〇七年春，郭人漳由奥督岑春宣调往广东，传范也即随同到广州。

到了广州，自然也即与香港的黄克强取得了联络。相继又结识了广东巡防营里有名的红笔司书罗澍苍（湖南新化人）还有谭复（湖南湘乡人）黎萼（湖南长沙人）粤人姚雨平、邹鲁、朱执信等。为了直接渗入新军，传范即承黄克强之命，投入虎门达成学堂，就全力在校内开展同盟会的活动，随即由同盟会总会指派为虎门分会主盟人，与广州分会主盟人姚雨平共同负责巡防营与新军的活动。

虎门陆军达成学堂，专为训练新军基干，清廷极为重视。很多旗人子弟，都受命入校习军事。全校共有旗籍同学数十人，成了同盟会活动大克星，传范的大部份活动都被他们所破坏，几乎暴露了身份。不过，他们吸收了几十名同学，如何秉钧等，后来都成了“保亚票”与“庚戌新军起义”的中坚。

传范在虎门的工作刚告展开，葛谦即由日本赶来广东，与传范相晤后，即介绍了广州的会员，并推荐他在广州相助姚雨平。因为在广州各方面活动的湘籍会员为数较多，更须有人专司联络。

这时一般负责军事活动的会员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：对知识水平太低的军士宣传革命，使之加入同盟会，他们对革命组织的认识，较难领会，倘使效法于唐才常的汉口之役，发放“富有票”那就一说即明，较易接受。恰是谭复

(湖南湘乡人)到达广州，他十分敬仰黄克强，而又与哥老会的首脑们有极深的关系。旋即由葛谦陪同他去香港见了黄克强，并加入同盟会。他是极力主张在军营里改变入盟的方式的。于是决定了“保亚票”的名目，开始向军营散发。

“保亚票”的工作，果真十分顺利，在军营里，有姚雨平、传范、罗澍苍、黎萼等的支持掩护，短期内，共吸收了数千人。广东各地民军，也多与同盟会取得了联系。

一九〇八年，清帝光绪与太后慈禧，相继去世，全国官吏忙于国丧。传范认为“保亚票”已有数千军力，实可乘时在广州起义，首府动摇，全省军民必然一呼而至。就在这密锣紧鼓、磨拳擦掌之际，专司递送布票的会员严国锋，在百忙中，失落一张“保亚票”，为水师提督李准的卫兵检获，密报李准。李准即派人跟踪，直得机关之一，逮捕了严国锋与钱占荣，并得到了另一机关地址，又逮捕了葛谦。葛谦这机关保存有“保亚票”的重要文件，一经搜获，所有负责人，全可按图索骥了。就在水师亲军中营逮捕了传范，在亲军右营逮捕了罗澍苍，稍后，又逮捕了黎萼。谭复逃脱了，但他辗转到广西柳州，仍被清廷逮捕押回广州。葛谦与严国锋，当时就义。谭复、罗澍苍、黎萼长系监狱，传范与钱占荣分别递解回籍，长期监管。谭复卒在狱中失踪，当然是清吏秘密杀害了。

“保举票”一役，遂以一票之遗失而完全失败，而李准则向清廷立了一大功。

传范被递解回籍后，县知事认为他新旧学均有所长，也另眼相看，颇受优待。仅在狱中两个月。一九一〇年新春，即由县绅具保外出。传范为了表示无意逃走，还就聘为某校

教员。可是出狱的第一件急事，就是与长沙方面的朋友联络，得知黄克强正驻足香港，负责同盟会会务。而革命起义，更是此起彼伏。于是乘人不备，悄悄地逃离益阳而奔广州。

然而旋途阻滞，到广州时，正是三月下旬，也是黄花岗起义前夕。黄克强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广州，原定二十八日发难。传范于二十七日见到黄克强，当时一切部署以及先锋（敢死队）人选，均已决定。黄克强即着传范参加由其亲领的一队，进攻督署。

这时，风声已露，杀害革命党人最多的李准已有周密防卫，又有枪械运送不及的问题，党人中就有人提议改期。黄克强坚持不可，因为动员不易，改期等于解散。结果，推迟了一天，改为二十九，就此一改，也使得很多处失了联络，甚至产生误会。

最初，统筹部定下的十路进攻，临时改为四路：一路由黄克强率领攻督署；二路由姚雨平率领攻小北门迎接防营及新军入城；三路由陈炯明率领攻巡警教练所；四路由胡毅生率领守大南门。黄克强抱必死之心，此一役，不成功，即成仁。传范相随，当然具同一志愿。当天上午，姚雨平匆匆来见黄克强，是他领用枪械方面发生了误会。黄克强即派人前去解决。

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，黄克强决定改派传范协助姚雨平分担迎接新军入城的任务。

自传范因“保亚票”被捕而后，关于防营与新军的发展工作，先由田映典接替。姚雨平也因“保亚票”而不能活动。而庚戌广东起义，倪映典殉难，然后，再由姚雨平负

责。传范与姚雨平，由最初分别负责广州与虎门同盟会，共同联络巡防营与新军，再进到一同策划“保亚票”本是老伙伴。此刻，姚雨平负责迎接新军与巡防营入城，黄克强派传范相助，实属最恰当的调度。传范本想坚留在黄克强身边，而黄克强则认为助姚责任更重大。

传范即随姚雨平来到了集合地点嘉应会馆，已集合一部份先锋，众多是“保亚票”的旧友。他们似还不知道传范已回到广州，相见之下，更是意气风发。可是领取枪械的仍然未见回来，姚雨平不得不亲自前去查问，而姚雨平此一去，竟也不见回来。传范情知不妥，即嘱各先锋暂行静候，倘是城内外消息不通，新军不来接应，各人即自行散避。

传范独自赶进城来，已知发难，而行动有军警加以监视，如非见机，已被拦截逮捕。在无可如何中，躲入了一家相识的“云吞档”暂避，“云吞档”，是粤语，即是“馄饨摊”。清季广东所有城乡中，经营此业的，全是湖南湘乡人，是随湘军入粤后定居下来的。由于谭馥、葛谦都是湘乡人，这些“云吞档”的东主或店伙，有很多都加入了“保亚票”。传范因而认识不少，也因他们获得不少活动上的便利。

外面的风声紧急，不仅生还者，无法联络，究竟死难的数目有多少，也只能凭报纸上刊载收集尸体的数目而得大略。传范料知黄克强必然是凶多吉少，痛心疾首之余，仍是不愿离开那正在大肆搜捕的广州。在那“云吞档”里混了两天，未见报纸上刊载黄克强尸体的消息，想到定已脱难，因为如有黄兴尸体，这是清吏邀上一场大赏的机会，必会有很多渲染。

十月初，终于知道黄克强已安抵香港，受了伤，正在养伤。再过了几天，传范就悄悄地到香港与南方支部接触，也见到了黄克强。此一役，使广州的多年经营，大伤元气。黄克强先有奋不顾身，只身刺杀李准之意，后经孙中山先生一再致电劝阻，也即改变初衷。在广州仍然以刺杀清廷大吏为务，而革命活动，则转注意于各地防军与民军。传范因与西路统领隆世储有旧，与隆世储部管带蔡向荣（益阳人）更是同年的莫逆交，就向黄克强提出亲赴西路肇庆。黄克强立即鼓励，促其就道。

传范到肇庆之后，隆世储表面上十分欢迎。当时的清廷官吏，很多都是装得具有新思想，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，并不正面敌视。可是要他断然举义，他就会推三阻四，保持观望，以便看风转舵，郭人漳如此，甚至李准之流也多少如此，隆世储更是不会例外。郭人漳此时，已因防城之役，拒绝同盟会的促请起义，使王和明功败垂成，清廷特予嘉赏，升官二品，反将强劝他起义的葛谦恨之入骨，稟请粤督严加缉捕。

传范在隆营停下来，只要隆世储不正面干涉，他就与蔡向荣以及一班有志之士，共策进行。正式吸收同盟会员，由传范主盟。传范原是总会派定的主盟人之一，随时随地都可主持入盟事务，这些名册，还送到了香港南方支部，黄克强更多次致函鼓励。

当时，广东各地民军，由姚雨平、朱执信等分途活动，极有成就。不过彼此之间，缺乏周密的联系，不易定出一个共同起事的确期。在这酝酿中，武昌首先发难，即是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。

义旗高举，湖南首先响应，随即是江西、陕西、贵州。而清廷复派大军水陆两路，夹攻武汉。黄克强即匆匆就道，赶往武汉督战。

广东各属民军，闻风出动，而姚雨平、朱执信等，更在广东故意造舆论，说是随时随刻有大军入城，使署督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惶惶不可终日。张鸣歧为施缓兵之计，应允在十一月九日宣布独立，结果到期又忽毁约。传范忍无可忍，即请隆世储一面宣布西路独立，一面率领西路防营直入广州。隆世储还是推说广州军力浩大，不可以卵击石。

传范以不能再缓，即召集各营官长于十一月十九日将防营三营及水师三营，一律集中肇庆，宣布西路独立。将隆世储请了出来，他见到部队已不由自己指挥，再也无话可说了。传范取出了拟好的电文，着隆世储签署。分别致电香港及各省。更电广州张鸣歧，限令立刻投降（已不是再要他独立）并即成立了“肇罗军政分府”。罗是博罗。仍推隆世储为分都督，改编防营为罗防营与肇防营，分由贺缙珊、李耀汉率领，直趋广州。

这是十一月十九日的事。二十日，收到姚雨平与黎萼的广州来电，广州已经独立，张鸣歧与李准都逃跑了。罗澍苍去香港，迎胡汉民前来出任都督，广东就此算是全部独立了。但当时的形势，并不完全如此顺利，广东如此，各省也复如此。最主要的是革命军力庞大，而质量庞杂，面对久经训练的北洋军，实是一大困难。

所以，传范很珍惜那西路的两营兵力，当各路民军蜂涌入广州之际，他却按兵不动，就这军政分府总参议的名义，督使两营长官淘汰老弱，增补精壮，酌量扩充员额，以备北

上。

孙中山先生尚在海外，黄克强去了汉口，同盟会在南方的最高负责人，就是南方支部的胡汉民了。姚雨平、朱执信、黎尊等，当然迎胡汉民回广州出任都督。新都督的第一件事就做得很妙，他几乎是肯定的说出：李准是革命大功臣，最近有信向同盟会输诚。他可没有想到前前后后被李准杀死的革命志士有多少？更忘记此刻欢迎他回广州任总督的黎尊、罗澍苍是李准投之入狱，九死一生的同志。率众起义的姚雨平、黎尊不满，传范对这位刚愎自用，气量狭小，眼光短浅的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，也早就不满，只因以大局为重，从元表露。

黄克强到汉口，亲上前线，战局曾一度好转，但终于退守汉阳。而湖南的都督焦达峰被刺，推出了世袭官僚谭延闿任都督，这与武昌推出黎元洪，可说是互相“辉映”。

黄克强得知传范西路起义详情后，即来电吩咐传范尽快率领老军北上应援。老军者，就是训练有素而并非新兵。传范就地组成“肇罗北伐军”十一月出广州，即行北上，十二月抵达南京。各省都督已推定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。黄克强以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。传范率部抵京不久，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也达到了。广东北伐军原三标，姚任总司令。陆军部着肇罗北伐军并入广东北伐军内，成为第四标，传范任标统。传范与姚雨平老友相逢，更是无分你我，高兴之至。

当时，各地民军涌到，而素质甚差，急待编整。幸而孙中山先委派了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出任南京卫戍总督，极力维持治安。总统府则是由同盟会会员组成了一个侍卫队作警卫。